

北野文類聚  
十卷

内閣文庫	
一五九	二九五
南	一
七架	二四冊

内閣文庫	
三〇	二九五
一三	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951
冊數	24(5)
函號	364 6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藝文類聚卷第十六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儲宮部 儲宮 公主

太子妃附

儲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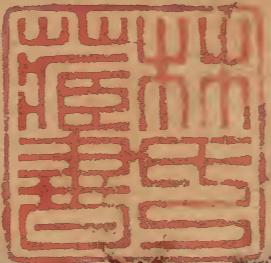
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

四方

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

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又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

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皇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禮記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又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

視寒煖之節又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又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之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左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也教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

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春秋外傳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龍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隳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竭澤靈王不從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太山願聞一言太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上賓于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太子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乃

圍之召公以其子以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也又曰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堅決張良爲畫計曰顧上不能致者商山四人今能無愛金玉使太子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讖年皆八十餘眉髮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我今何從吾見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內太子宫太子幸慶  
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  
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  
人生男是為武帝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  
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  
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  
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  
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  
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  
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

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  
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

東觀漢記曰建武時天下墾田不實詔下州郡檢其  
事帝見陳留牘上有書曰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  
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服抵言於長安街得之帝  
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  
相方耳帝曰即如此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  
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准帝  
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

魏略曰太祖不特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元呂者

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  
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  
為太子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  
而有歧疑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  
讌會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  
吳志曰孫登權長子也立為太子選置師傅詮簡秀  
士以為賓友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  
正陳表為翼正為四友於東宮號為多士登鎮武昌  
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

又擇空閑之地不欲煩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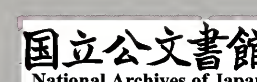
王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人有相  
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于膝人望既茂天表  
如此非人臣之相又曰愍懷太子名適少聰惠帝愛  
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閤中上  
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近火  
光令人照見

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  
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  
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羣僚並集

帝更問乃荅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何以昨語異荅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歎

詩梁劉孝威重光詩曰重光儲后宣制義也赫赫重光明明二聖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衢置樽高堂懸鏡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攸詠明明二聖赫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談扇載抑載揚何斯天辯如珪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王思媚儲后願哉樂康芄芃黍苗陰雨膏之洗洗纓冕儲王道之道之以禮齊之以仁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于四國無于萬民又奉和簡文帝太

子詩曰太子天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推上嗣漢世慙重明前星涵瑞采洊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百行紀司成九流通已辯七經成所精博聞強子政高才凌長卿禮尊逾屈已德盛益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推桓榮延賢博望苑視膳長安城園綺隨金輅浮丘侍王笙智囊前殿笏端士後垂纓九仙良所重國海更東傾班輸同舉乘甲觀齊蓬瀛賦魏卞蘭贊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弘基耽八素之秘奧遵二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當世之舊儀稟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



憲之高論作敘權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揚不學之  
妙辭蹈布衣之所難聞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  
術無細而不敷論古賢以歎息觀懿德以歡娛歷精  
思於訓籍忽日移而忘劬雖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  
自扶賓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崇儒嘉通人之達節  
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  
百之詭德感恩惠之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  
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既叡且聰博聞強記聖思  
無雙倚之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  
施尊而益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

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乘此休風

晉溫嶠侍臣箴曰勿謂其微覆篑成高勿謂其細  
巨由繼毫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語言如絲而萬  
里來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  
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齋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  
減不以貴為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  
靡違夙興晏息師傅是瞻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  
亮直故傳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道之不  
融或造膝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遺



風豎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周王褒皇太子箴曰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  
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宇功均造物改文爲質  
斲雕成素皇太子游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  
冬羽籥叔譽慙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  
史官箴虞書所誠永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覩安  
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天生蒸民司  
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麗  
止離暉惟機天啓令問今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栢榮獻書苟攸觀則元

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君位喬  
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爲寶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  
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爲慮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而  
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疹甘言鮮不爲累  
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爲善分陰無棄亾保其存  
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嫉斯忌文昌着於前星拒鬯  
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闈寺

隋戴逵皇太子箴曰無謂父子無間江充掘蠱無謂  
兄弟無携倡優起舞

誄晉陸機愍懷太子誄曰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人

皇家載生淑胤茂德克廣仁姿朗雋當克無疆光紹  
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艱曾是邁愍匪降自天肇傾  
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  
可贈冤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  
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微塵與言斷絕敢誅  
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巍巍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  
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  
冒竒穎發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  
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滅婉變乘輿名裕德  
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祚歟登伊

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  
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  
學遵師盛道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謹言必復垂義則  
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  
年登茲胡耆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  
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惴惴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  
罪掩淚抵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  
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剥嗚呼哀  
哉凡民之喪有感有姻太子之歿傷無昵親跼踖嚴  
宮絕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肩歸嗚呼太子生冤歿

藝文類聚 卷之六十一 信官部 卷之六十一  
悲匹夫有怨尚或殯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啓我令圖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攬捨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粲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迴三軍悽裂都邑如隕慨矣寤嘆念我愍懷

哀策齊王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啓塗銅池從殯葆鐸既行枚紵且引皇帝痛染盛之闕奉哀七鬯之有人憫含嗟乎崇正顧掩歆於承光式捲元良永懷

人寶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一極在日重離誕惟妙善克自生知資神爲契合聖如規地維缺位月紀寒期哀纏晦朔燧改歲時糴粥不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纘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用稽嗣典實弘儲則庸噐改物徽號崇名往辭綠蓋來馭朱纓旂旒旖旎鴛燾聲明守噐宣華訪安永福上涌駮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夤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氛程月志稜動年司素妓犯列青雲失滋中楹軫夢當戶陳詩楚藥毀方秦鑿反轍高議虛演竒文徒說遠賓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

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帷高寂庭帳深陰鶴關畫  
掩鳧燈夜沉仍襲未改容饌如臨矇微儀而可慕標  
嗣子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期麻衣請日辯域展  
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揔葭挽之哀淒視  
風烟之騷瑟嗚呼哀哉飾麾輅而南指轉旌羽而北  
徂車結軫於雕轂馬緩節於金蘇寄靈心於萬象增  
戀戀於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涼而遂  
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超遠情有望而弗追顧  
如疑於將反嗚呼哀哉

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履輅我我龍駢駟步羽

翻前駟雲旗北徠皇帝哀繼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  
芳御武悵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  
烈詔撰德於旌旂求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  
實惟少陽儀天比峻儷景騰光睿哲膺期日暮斯在  
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幸寬綽居心  
溫恭成性修襟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  
括囊沈略包舉藝文徧該細素殫極丘墳騰蹇充積  
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微禋沴寒象  
星霾恒曜山頽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  
諮永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

善華萎絕書幌空張談遊罷設虛饋饒饒孤燈翳翳  
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  
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今歸郊郭  
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輔青門而徐轉  
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凌修坂之威夷遡平  
原之悠緬驥蹠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  
混哀音於蕭籟變愁容於天日維夏木之森陰反寒  
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  
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

詔梁武帝立皇太子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  
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禪舜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  
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  
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  
武皇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德行內  
敏威惠外宣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立綱爲皇太子  
庶百年勝殘方流餘慶畢世後仁永固洪業  
梁沈約立太子詔曰朕屬當期運係迹前王恩所以  
長世流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  
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頌守器承祧乃苟  
挹羣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仰副宗祊承華肇開崇

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霑渥澤被之遐邇可  
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量錫幣帛  
後魏溫子昇魏莊帝生皇太子赦詔曰有國三善事  
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纂命握圖受籙  
景祚唯新十年以永今日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  
神光照殿方開博望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  
便可大赦天下

教魏文帝答卞蘭教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  
此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

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  
頭

表吳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昔賈誼為漢文帝陳  
周成王為太子以周公為傅召公為太保呂望為太  
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  
正人也明禮義以導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  
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順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  
為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  
而未備臣愚以為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  
通出為師保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

名官輔弼太子於是以熙贊洪業增暉日月實爲光大也

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睿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恩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沉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蒸蒸顯其德周旦不驕成其名豈因南面之尊以發假稱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思不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逢之

心紂不能易三仁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濔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遏偽辯於未言絕譎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群下所常吟咏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令夜光之璧顯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也今相鍾繇大理王朗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覩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

三敘述清風言之有承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耀  
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若麟龍發足羣獸追蹤  
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綿綿之  
屬忘愚戇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攄狂狷之思  
宋謝莊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曰伏惟皇太子殿  
下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抗法迂身英華自遠樂以修  
中禮以治外三善克懋德成教尊今日昭辰顯加元  
服對靈祇之望儔上庠之歡率天罄世莫不載躍又  
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曰離景承宸樞光陪極毓  
問東華飛英上序樂正歌風司成頌德清明神鏡溫

文在與練日簡辰顯備元服懋三王之教煬少陽之  
重

梁簡文帝謝為皇太子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為皇太  
子有命自天實驚物聽鴻名盛典爰萃庸薄勢舉干  
鈞方茲未重高搏九萬比此非遥臣本凡蔽賓實無  
取特以毓慶雲霄憑暉璿極鳴玉內侍指麾外蕃猶  
懼不任尚疑廢職况復監撫守從道著前經恭敬溫  
文義彰昔記震維禮絕離景事尊養德北宮贊業東  
序魏平非擬漢莊靡繼臣牧拙樊漢始獲言歸遂以  
下才屬當上嗣事異定陶之舉有類膠東之冊將何



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遊屈叔譽之辭繹卞蘭之  
頌又拜皇太子臨軒竟謝表曰臣聞團暉麗天游雷  
居震必資令德寔建賢明臣本空薄器業無取已慙  
好儒之志且乏豐下之姿叨逢茲異事出希世方將  
問安寢門視膳天幄察陳奏之章示嚴警之書出龍  
樓而祇召息車馳道侍鑾輿而巡幸說經孔庭足踐  
閭闔風雲之勢斯近飛陵倒景神仙之舉超然何以  
允副元良和茲守噐逢師曠之褒值史丹之述又上  
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陽之位王承祧  
之則口實爲美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

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  
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  
非假二疎寧勞四皓虎賁恧其經學智囊慙其調護  
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東據書戒憑陵而已  
哉玉折何追星頽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  
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  
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榆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明  
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未彰茂實式  
表洪徽

梁任昉爲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曰臣聞內豎告

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或以涼燠之候晨  
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  
日承顏在理斯愜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  
顧懷不輟豈直下動天至固亦上結慈衷自頃半旬  
乃朝遂為通制事踰信次義垂晨省一日萬機不敢  
三塵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梁沈約為皇太子謝初表曰臣實蒙稚溫文以闕不  
閑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議唯問安內豎因心自發  
而視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膺盛典二體宸  
極守器宗祧顧循勿志如臨冰壑

梁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聞姬旦云亾播  
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夏啓之風載  
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京見美長  
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孫登之  
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詩賦  
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訥前載備而為論發奧  
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音  
顏緬馭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橫艷  
思籠蓋辭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  
遠既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

未從塵露而班輸嚴駕永輟駢駮戀主懷茲伏深涕  
慕冒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梁陸倕為豫章王慶太子出官表曰臣聞周固本枝  
寔資明兩漢啓磐石必係元良所以闡弘祚鼎光崇  
守噐伏惟皇太子道契生知照均天縱不藉審諭之  
功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睿資春誦夏絃  
幼彰神度雖復直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贊多容漢稱  
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疋景令圖甲觀惟新桂宮告  
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葉裔式瞻人祗蹈舞

周王褒為百僚請立皇太子表曰臣聞存雷居震春

方應守噐之禮明兩作離少陽纂重暉之業是以三  
善昭德載祀之祚克隆一人元良貞國之基永固至  
於軒轅得姓高陽才子上嗣佇賢前星虛位魯國公  
臣贊親居元子屬當儲貳具僚仰則列辟式瞻臣等  
參議請立為皇太子事隆監撫教資審論問安寢門  
視膳天幄

周庾信慶傳位於皇太子表曰昔者降居若水登庸  
有優劣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  
天之兩日一日之再中並曜聯輝重明之雙照同年  
而語矣欲令百工相和先聞揖讓之風天下無為早

識吾君之子皇帝藐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 太子妃

漢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女也景帝為太子時太后為太子取以為妃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為太子公主有力焉故欲以配太子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為太子特長公主欲以女配帝

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王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皇后阿嬌后字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為太子取妃久而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乃納之又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曜等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為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謝  
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sub>上禮</sub>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  
者住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妃給織成袞帶白玉佩四望車  
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綵杯  
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哀策宋謝莊皇太子妃哀策文曰楹凝桂酒庭肅龍  
輻風吹國路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綵之掩綵悼副禕  
之滅華行光既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璇璣有毀郁

烈無湮翦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霍岫虧天潛流  
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筭毓景帝出飛芳戚閑秘儀  
施谷升音集灌月晷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飾  
少陽五葉衍藻四訓抽光歲蕤蕙振婉變瓊相清徽  
就遠稜沴方搏臨華罷翠當擘收蘭復殿生響長麻  
結寒節移虛饋氣變容衣中庭草蔓階上螢飛傷榮  
里第痛溢朝闈霜侵燭昧風密帷凄驚葭夕轉龍駢  
夜嘶筵既訣芳奠既撤背青闕兮去神閨旌掩鬱而  
還泛蓋透遲而顧低素紉歛維華駟解馭山燧恒陰  
松阿不曙離天渥兮就銷沉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

秀兮衡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齊王儉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翩  
翻禮園徘徊樂園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  
衢荐阻咨我儲貳締緝江許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  
著嬪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  
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椒堂訓組咸事象服有章八  
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  
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三兆之嘉  
日迨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映盞旆命飛廉而也  
輜揚清笳於漢表動嘶挽於雲基

公主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王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  
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  
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

漢書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迺  
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  
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又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  
魯元公主有女惠帝既立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  
女配帝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

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王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  
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忻賜平  
陽王金千斤子夫上車王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  
即貴願無相忘也又曰烏孫以馬千疋聘漢女元封  
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  
物爲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  
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再過昆莫年老  
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  
范曄後漢書曰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  
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皆封鄉亭侯

公主儀服同鄉亭侯又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  
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  
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  
風後因謂弘曰嗔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  
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  
事不諧矣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曰  
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  
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  
失叱奴下車因格煞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  
欲箠煞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

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煞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  
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  
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頌之宣兩手  
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  
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大笑曰天子  
不與白衣同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王子勲尚  
東海王強女比陽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沮陽公  
主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又  
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  
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

殃是以難之矣

魏本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嫁公主賢明  
謂其母沛王大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  
汝德無妬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  
人錄之晏婦藏其子王宮中而使者博顏乞所活之  
便者具以曰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  
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煞

晉中興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  
封清河公主夫出適值永嘉亂賣長城民錢温温以  
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問禮以聞於是



殺温及女適譙國曹統

滅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宣華女彥封宣華弘農郡

公主女彥年八歲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

困要后欲議封女以長公主彥語后曰我尚小未及

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謚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送葬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販珠人也高后時獻三寸珠魯

元公主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珠四寸事具宝部

碑魏温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啓泰微之層構闢閭闔

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

時爰有夜光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真靈辰極資

和天地芬芳有性温潤成質自然秘遠若上元之隔

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

於宵燭幽間之盛匹穠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

撫順婉然左辟率禮如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

晨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立行潔於清冰

抗志高於黃鵠停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

貽厥孫謀而鍾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

樹奮辭身世從宓妃於伊洛遽捐館舍追帝子於瀟

湘銘曰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忽歸丘壤祖

歌薤露出奏巫山永厝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

涼墓田松楸徒列琬琰空傳

墓誌宋謝莊豫章長公主墓志銘曰稟中樞之照體  
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掖庭欽其風恪勤衡館庶族仰  
其德神葉靈條爰自帝堯文信啓魯肇京于楚宵燭  
載照娥英是從婉婉締絡優柔肅雍蘅蕙有寶金碧  
不居泉庭一夜里館長燕

齊王融永嘉長公主墓志銘曰作儀阿媛取儷漢妃  
相金漏質穠李慙暉肅穆婦容靜恭女德顧史求箴  
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冥默宵燧亾明曉挽已聲  
松門嚴閣泉帳寒清悠哉白日鬱彼佳城

齊謝朓臨海公主墓志銘曰長發有祥瑤基乃構玄  
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禎符爰授帝休靈柯穠  
華以秀飾館束魯言歸景族有教公宮無繫車服既  
肅簪珥亦崇湯沐率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  
釣維緡瞻須配景望燭齊神靈華崑岫滅采上春慈  
纏雲陞悲動外姒鬱彼崇芒睠然城輦輜翟按轡龍  
旒徐轉又新安長公主墓志銘曰氛氲長發時惟睿  
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女師德侔高行肅穆嬪  
風優游闡正撫事成箴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委  
盛

詩

信官音卷之六

五

魏陳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俯振地紀仰錯天  
 文悲風激興霜飈雪零凋蘭天蕙良幹以泯於惟懿  
 王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歧嶷之姿寔朗是  
 生在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律協音律驥眉識往  
 俛瞳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克傷  
 常在襁抱不停第牀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奄忽  
 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翺翔號之不應聽之莫聆  
 帝用吁嗟嗚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歿不逮陰光  
 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緄珮惟鮮  
 朱紱斯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名子華宗貴族

將以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靈輻交轂生雖異室  
 歿同山岳爰構玄宮玉石交連朱房皓壁晞曜電鮮  
 飾終備衛法生象存長埏繕修神閨掩房之柩並降  
 雙魂孰依人誰不歿憐爾尚微阿保激摧聖上傷悲  
 城闕之詩以日喻歲况我愛子神光長城扃關一闔  
 曷其復晰

晉潘岳南陽長公主誄曰昔唐女嬪媯書叙釐降之  
 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號  
 千載伊晉之獻主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謚茲可謂毋  
 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惜乎不永背世湮沉爰託素

詩

信官音卷之六

五

析式章徽音王之誕育既慕洪胄德之休明亦固天  
 授思心婉變淑質純茂毋儀不忒內則靡疚肇自弱  
 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荀在貴思降處逸能  
 勤上虔諸姑下接支嬪內諧閨闈外和族姻終溫且  
 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啓茲名胤厲以惠肅誨以柔  
 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獻  
 后奕代熙盛重作大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  
 母天道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首寢疾弗  
 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奠在庭駢駢躊  
 躇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霑

纓嗚呼哀哉既次墓門降柩升輶靈衣從風素幕生  
 塵明燎守夜竦紼俟晨噉噉遺嗣煢煢孤臣號無廢  
 音涕不輟巾又皇女誄曰厥初在鞠玉質華繁玄髮  
 儵曜蛾眉連娟清顙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  
 能言亦既免懷提携紫庭聰惠機警授色應聲疊疊  
 其進好曰之經辭合容止閑于幼齡猗猗春蘭柔條  
 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颺颺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  
 人斯而罹斯殃靈殯既祖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  
 舊居手澤未改領臆如初孤魂遐逝存亾永殊嗚呼  
 哀哉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曰昔滿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剋哲方德比齒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隆風逝形影長城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楨秀生紫微日暉月明既睇艷姿徽音孔昭盼舊其媚婉曼其媯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曄曄榮曜英蕤始芳何辜于天猥遇降霜熒熒稚竟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歿

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薨徂奄離時節吉凶垂邈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輻駮駮駢駢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歔高風增哀一日不見採蕭作歌况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表**宋江敷當尚世祖女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輜蔽跪處憂遑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以來配

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栢  
温歛迹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  
工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瞍殷仲幾  
不免於強鋤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  
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  
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仍  
乃兄弟踈闊姆姊爭媚相勸以急尼媪競說相諂以  
嚴其間又有應荅問訊止巫師毋乃至殘餘飲食詰  
辨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顯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  
出不入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於有別意召必以三

更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  
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被卷一土之內與此  
乖矣又聲影表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而醜老藁  
來左右整刷以凝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小容致斥如  
臣門介代荷殊榮足定家聲使預提拂青宮美官或  
由才升一切婚戚咸成恩侵是以仰冒非宣披露丹  
欸非唯上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愛惠之  
初若恩詔難降扱請不申便當刑膚翦髮投山窟海

唐文類聚卷第十七

二十九

藝文類聚卷第十七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 一 頭 髮 目 耳 臆 口 舌

頭

說文曰首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黃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易說卦曰乾為首

毛詩曰螭首蛾眉

唐文類聚卷第十七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鬚

史記曰藺相如為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系譜曰神農牛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嚴尤三將敘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東觀漢記曰彭寵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勅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重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為白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押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民吳時將軍朱栢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申出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傷人恠之夜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得安復瞑如常人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爾

洞林曰郭璞為左尉周都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

死

秦記曰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

堅頭

幽明錄曰河東賈弼之義熙中為琅琊府參軍夜夢

有一人面查醜

防老反

甚多髮大鼻矐目請之曰愛君

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藏云郝漢何處來弼取鏡自看方知恠異曰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云郝得男子弼坐自陳說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口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為異也餘並如先

文晉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  
南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列余  
父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  
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  
爲之慨然又恠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  
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  
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  
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蒔髮膚  
置鼻耳安眉鬚捶牙齒眸子擗光雙權隆起每至出  
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竦蹠如此者故我

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  
茹菜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  
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  
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  
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  
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  
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  
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  
父之儂潯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  
不効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

退不能為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  
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  
為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為信耶則當殺身  
而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  
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  
以優遊而與蟣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  
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温  
顯穎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  
翽此數子或寒吃無宮或厓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  
態或驪驥上地少智諤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壑

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豈若夫子徒令唇口腐爛手足霑濡哉居有事之世  
而恥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  
異牢檻之熊深窞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  
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跎煎感至老無所希也

目

易說卦曰離為目

山海經曰一臂國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

毛詩曰美目盼兮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又曰睥

其目瞡其腹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又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

孝經援神契曰伏犧大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胡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眚

莊子曰溫伯雪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

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又曰孔子見

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夫仁義翻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

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楚辭曰娛光眇視目增波又曰蛾眉曼睩目騰光又

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又曰滿堂兮美人

忽獨與余兮目成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也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

子

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睽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睽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殺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降頰是黃帝之形貌也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子胥仰天嘆曰扶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剖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東觀漢記曰馬援眉目如畫

鄭玄別傳曰玄秀眉明目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瀨鄉記曰老子大目詩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媯暘已合離怨動還開欲

知密中意浮光逐笑迴箴宋謝惠連目箴曰氣之清明雙眸善識唯道是視

瞻彼正直

藝文類聚 卷之七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玄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形是則慎爾所覲無愆斯德

耳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百歲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恠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與利除害決江河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孟子曰伯夷耳不聽惡聲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

與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

王言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乎因立之

范曄後漢書曰珠崖僂耳其渠師耳垂肩三寸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

衆皆言此天人也

烈士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

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蜀志曰先主長十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為上坐

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

得不急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

聖人壽考之類

董太師平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魏書荀攸年七八歲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

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

如此

抱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

瀨鄉記老子耳有三門

楚辭曰曾頰倚耳曲眉規

樊氏相法曰人耳困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

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歲三

理八十二理六十

晉祖台之荀子耳賦曰夫惡勞而希逸寔萬物之

至誠何斯耳之不辰託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

無須更之閑寧預清談而閉塞開鄙穢而聰明竭微

聽於門閣探羣下之風聲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詳

察巧言離辯異羣無迷邪諂炫惑莫分

口

易說卦曰兌為口

禮記曰數誚無為口容又曰口容止又曰負劍辟咤

詔之則掩口而對又曰趙文子其言訥訥然如不出

五經類聚

卷之二十一

諸其口

孝經曰口無擇言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又曰孔子海口含海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芒馬異之牟曰子獨不聞坎井之鼃謂東海之鼃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不來入觀乎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史記曰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誅族矣又曰

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侯怒削地以謀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說苑曰常縱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子乎常縱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亾乎曰亾豈非以剛耶常縱曰天下事盡矣又曰惡言不過口苛言不留耳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藝文類聚

卷之廿七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項  
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又曰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  
知其不可又曰楊雄口吃不能戲談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才存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令  
含之

杜恕體論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  
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 軍營口也

養生要尹氏內解曰口為華池

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口如鳥喙言語皆聚

此多舌人也

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赤如朱丹貴且壽

瀨鄉記曰老子方口

吳錄曰孫權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箴宋謝惠連口箴曰宣納之由寔伊樞機唯舌是出

馳駟安追差麓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誠晉傅玄口誠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

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口是慎慎乎語笑三

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貽厥誚

藝文類聚

卷之廿七

七

舌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呂氏春秋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德厚也

莊子曰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史記曰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又曰留侯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又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叵壁門下意儀盜壁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

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

神異經曰東萊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鳥面人形而虎尾恒與玉女更投壺

漢書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間強

沈約宋書曰南郭王義宣生而舌短澁言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

賦梁簡文帝舌賦曰奚茲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青魯談笑而軍却王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爲一說之功復有構扇之端讒諛之迹艷紫凌朱飛黃妬白吾將欲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餘穢蘇秦之後粉虞鄉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偽可息淳風不朽

論晉張韓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爲心氣相駢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

不言徒知無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尋召福甚希喪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侯不得已而掉三寸亦反初服而効神仙靈龜啓兆於有識前却可通於千年鸚鵡猩猩鼓弄於籠羅財無一介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屑於有言哉

髮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左傳曰齊侯田于菑盧蒲嫫見泣且請曰余之髮如

此種種余奚能為

種種短也

公曰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

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子

雅放盧蒲嫫于北燕又曰昔有仍氏女生鬢黑

為鬢

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為人美髮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旱五年湯乃以身禱剪髮自以

為犧用祈福於上帝

韓子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灸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

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切

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肉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爇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誚之果然乃誅之又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士在內妻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爲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家語曰顏曰二十髮白

史記曰藺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髮盡白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又曰用麻子中人桐葉米汁煮之沐二十日髮長

東觀漢記曰明德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又曰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特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

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  
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王隱晉書曰陶侃爲吏鄱陽孝廉與親友過侃宿母  
截髮以供賓諸客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詩梁何遜白髮詩曰絲白不難染蓬生本易扶唯此  
星星髮獨與衆中殊

賦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髮垂雖非青蠅  
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  
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  
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

予觀橘柚一暘一晡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哉子之  
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  
枯赫赫閭闔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髻獻謨甘羅乘  
軫子竒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  
吾白髮臨欲拔瞑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  
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  
異不以烏髮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  
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  
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者羞  
今簿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

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  
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序晉稽含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  
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  
弼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首無  
聞壯志屺於蕪塗忠貞抗於棘路覩將衰而有川上  
之感觀趣舍而抱慷慨之歎

髑髏

說文曰髑髏頂也

廣雅曰顛顛謂之髑髏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  
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語卒  
援髑髏枕而卧髑髏晏夢曰天死無君於上無臣於  
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  
能過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  
家間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鞍上以爲  
戲笑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家家中有一  
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數千而已  
循除諸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  
葬之今名共冢

南州異物志曰烏滄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張榮爲高平戍邏王時遭曹  
疑賊寇亂人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  
十餘丈樹顛大焱響動山谷久聞人馬鎧甲聲謂疑  
賊上人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  
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  
還明日往視出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在

山中

賦後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游目於九野觀化  
於八方顧見髑髏委於道傍子平悵然而問之子將  
并糧推命以天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知  
爲是下愚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  
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  
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爲休息生爲役  
勞冬之冰凝何如春冰之消况我已化與道逍遙與  
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  
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

晉呂安髑髏賦曰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  
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于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  
長身銷原野骨曝大荒余將殯子時服與子嚴裝殮  
以棺槨遷彼幽堂於是髑髏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  
無斐然見形溫色素膚昔以無良行違皇乾來遊此  
上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  
草莽孤魂悲悼乎黃泉余廼感其苦酸啜其所說念  
爾荼毒形神斷絕今宅子后土以爲永列相與異路  
於是便別

說魏陳王曹植髑髏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  
秦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  
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劔殉國君乎將被  
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  
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  
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佯若有來恍若有存影  
見容隱厲響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  
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  
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  
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

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  
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  
冲蒲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  
停寥落溟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  
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  
是髑髏長呻廓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  
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  
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  
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  
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瀆壅以丹土  
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  
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膽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報怨懸膽於戶出入嘗之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又曰  
袁紹在黎陽將南度程昱守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  
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見昱兵少必輕易不致若益  
昱兵過則不可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大  
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

晉書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資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酒三斗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斗獨使飲之於是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

劉琨書曰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論**魏嵇康明膽論曰有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藝文類聚卷第十八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二 美婦人 賢婦人

美婦人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窈美色為艷  
美心為窈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曰碩人其頤衣錦聚  
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  
眉又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左傳曰宋華元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美而艷又曰昔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鑒名曰玄妻禮含文嘉曰禹甲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穆天子傳曰赤鳥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為嬖人赤鳥美人之地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莊子曰毛嫵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潛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敢娉

者

慎子曰毛嫵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胡崇反衣以皮褐俱

欺既反則見者走易以玄楊則行者皆止

楚辭曰姱容修態紉洞房娥眉曼綠目騰光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又曰美人既醉朱

顏醜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姱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

戰國策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又曰司馬喜謂趙王曰趙佳麗之所也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閔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  
 紂大悅乃放西伯又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  
 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  
 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  
 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體形狀不足以當人  
 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真  
 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嗚曰六女  
 入室惡女之仇也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  
 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國佳

人不可再得上歎曰善豈有此人乎平陽王因言延  
 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以為夫人

漢武故事曰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  
 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  
 上同輦者十六人負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

白黛黑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  
 當得陰麗華後為皇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能作愁眉啼粧墮馬  
 髻折腰步齟齒笑以為媚惑也

姤記曰相大司馬以李勢女爲妾相妻南郡王拔刀  
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前梳頭髮垂  
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髻歛手向王曰因破家  
亾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  
辭氣悽婉王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  
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  
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  
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  
使看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旨索綠珠崇勃  
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

趙王倫殺之

相譚新論曰陳平說單于闕氏言汝有好麗美女其  
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  
闕氏疎矣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袁術登城見悅之遂納  
焉甚愛幸諸姬害其寵殺之

魏略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  
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自縛文帝曰袁夫人  
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

稱嘆之太祖為迎取焉

吳志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又曰周瑜從孫策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俗說曰宋禧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鄴中記曰陳逵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人

**詩**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青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為雙飛燕

沈泉君屋

魏陳王曹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織羅妖姿艷麗若春花紅顏擘擘雲髻峩峩彈琴撫節為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又雜詩曰南国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汜時俗薄朱顏誰為癸皓齒俛仰歲將暮榮曜寧久恃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袿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水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食借問女何居乃



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開容華暉朝日誰  
不希令顏

魏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  
左右佩雙璫又詩曰周鄭天下郊衛衢當三河妖冶  
閑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鬟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  
思一顧遺視來相過願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又詩  
曰二妃遊江濱逍遙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婉有芬  
芳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  
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玄詩曰有女懷芬芳媿上步東廂蛾眉若雙翠

明眸發清陽丹唇翳皓齒秀顏若瑤璋令儀希世出  
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  
翠羽垂鮮光容華既已艷志節擬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  
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啼鳥忽度行  
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又詩曰麗旦典妖嬈共拂  
可憐粧同安鬟裏揜異作額間黃羅裾宜細簡畫屨  
重高墻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宝鑷攀枝  
念梁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  
侍中郎又詠內人晝眠詩曰北窓聊就枕南簷日未

斜攀鉤落倚障插揆舉琵琶夢笑開媯靨眠鬟壓落花  
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恒相伴莫誤是倡  
家又詠美人看畫詩曰殿上圖神女宮裏出佳人可  
憐俱是畫誰能辯寫真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所  
可持爲異長有好精神

梁元帝古意詩曰妾在城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  
榴酒机上蒲萄紋停梭還飲色何時勸使君

梁昭明太子詠照流看落釵詩曰相隨照淥水意是  
重涼風流搖粧影壞釵落髮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  
心不同又名士悅傾城詩曰美人稱絕世麗色譬花

叢經居李城北來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城  
宮多遊淇水曲好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  
風袖輕見跳脫珠攬雜青蟲垂絲繞帷幔落日度房  
櫳粧窓隔柳色井水照桃紅非憐交甫珮羞使春閨  
空又美人晨粧詩曰比窓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媯羞  
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  
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梁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  
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揆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  
花狂夫不如妾隨意晚還家

梁蕭子顯美女篇曰章丹暫輟舞巴姬請罷弦佳人  
淇水出艷趙復傾燕繫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朝酤  
成都酒暝數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自煎

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  
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踈密着領俱周  
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  
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誰並照相  
將映淥池看粧畏水動歛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乱橫  
簪歷髻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  
聽使君知又南苑看人還詩曰春花競玉顏俱折復

俱攀細腰宜窄衣長釵巧扶鬟洛橋初度燭青門欲  
上關中人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梁徐君蒨初春攜內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着  
一時新草短猶通屨梅花漸著人樹斜牽錦幘風橫  
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神

梁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卧久疑粧脫鏡中私自  
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髮微汗染輕  
紈同羞不相誰對笑更成懽妾心君自解挂玉且留  
冠又爲人贈美人詩曰巫山荐枕日洛浦獻珠時一  
遇便如此寧關先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羅敷辭夜

長眠復坐誰知閨歛眉欲寄同花燭爲照遙相思又  
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徊  
定不出常羞華燭明又見鄰舟人投一物衆姬爭之  
詩曰河流既浼浼河鳥復關關落華浮浦出飛雉度  
洲還是日倡家女競媯桃李顏良人惜美珥欲以代  
芳管新縑疑故素盛趙蔑哀班曳綃爭掩縠搖珮奮  
鳴環客心空振蕩喬枝不可攀又淇上戲蕩子婦詩  
曰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  
璫日暗人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  
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

抹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梁吳鈞擬古詩曰艷喬陽之春携手清洛濱雞鳴上  
林苑薄暮小平津長裾藻白日廣袖帶芳塵故交一  
如此新知詎憶人又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癸艷小  
長安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統羃歷懸青鳳逶迤搖  
白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梁王僧孺陳南康新納詩曰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  
鏡開簾一種色还将兩相映

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日  
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脣逐笑

分風卷蒲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梁費昶春郊望美人詩曰芳郊拾翠人迴袖採芳春金輝起步搖紅采發吹綸陽上蓋傾月飄上馬足塵薄暮高樓下當知妾姓秦

梁劉綏詠傾城人詩曰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是傾城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鄰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粉光猶假面朱色不勝脣遙望疑花發聞香知異春夜上言媯盡日日態還新已傾荀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

梁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梁徐排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又詩曰東家挺竒麗南国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梁范靜妻沈戲蕭娘詩曰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帷因風時暫舉想像見芳姿清晨插步搖薄晚解羅衣託意風流子佳情肯自私

陳伏知道詠人娉妾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

人心自迴長卿琴已弄秦家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  
枕缺因媒染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何  
如上陽臺

陳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日動雪色故年殘薄衣迎  
新節當鑪却晚寒故香分細煙石炭擣輕紈竹葉裁  
衣帶梅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  
下蔡先將过上蘭

隋江搃秋日新寵美人應令詩曰後宮唯聞莫瓊樹  
絕世後有宋容華皆自爭名進女弟定覺雙飛勝蕩  
家願並迎春比翼兩長作照日同心花聞道艷歌詩

易調情許新恩卮入要翠眉未盡自生愁玉臉含啼  
還似笑角枕千嬌薦芬香若使琴心一曲奏幽蘭度  
曲不可終陽臺夢裏自應通秋樹相思一枝綠為插  
賤妾兩鬟中又新入姬人應令詩曰洛浦流風漾淇  
水秦樓初日度陽臺王軼輕輪五香散金燈夜火百  
光開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來來時向月  
別嫦娥別時清吹悲簫史數錢拾翠爭佳麗拂紅點  
黛何相似本持纖腰惑楚宮暫迴舞袖驚吳市新人  
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戶織跼跼梅花柳色春難遍情  
來春去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綠草但願思着弄明珠

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  
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  
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  
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  
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  
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  
墻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  
擘耳齟脣歷齒旁行踽儻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  
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爲好色者矣秦章華大夫在側  
因進而緝曰臣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濼

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鷓鴣啾啾羣女出桑  
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於是處子  
恍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踈俯仰  
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盼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顏  
心願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  
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  
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相如曰  
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  
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

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  
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艷蛾眉皓齒  
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高  
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  
宮上宮閑館寂寞云虛門閣盡掩曖若神居芳香芬  
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臣遂撫絃爲幽蘭  
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有美人兮來何遲  
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  
施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  
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內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

辭

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艷而秀  
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  
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

愁屏營

後漢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承鱗翼將舉  
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  
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  
朝日色若蓮葩肌如疑蜜又檢逸賦曰夫何姝妖之  
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



余心悅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徙  
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魏陳琳止欲賦曰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艷  
過顧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  
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  
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携手  
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梯道攸長而路  
阻河廣養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  
余轡以言歸舍憺瘁而就牀忽假寐其若寐夢所懼  
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交好而通靈

魏阮瑀止欲賦曰夫何淑女之佳麗顏灼灼以流光  
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之方感性聰  
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  
輕身志高尚乎貞姜予情悅其美麗無須臾而有忘  
思挑天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而不暢兮魂  
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觀天漢之無津傷匏瓜  
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  
神神惚恍而難遇思交錯以續紛遂終夜而靡見東  
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魏王粲閑邪賦曰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艷逸

橫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唐棣之春華當盛  
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拏以  
交橫意慘淒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  
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寐心忉  
怛而惕驚

魏應瑒正情賦曰夫何媛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  
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潔方往載其鮮雙曜  
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精睇而傾泄既榮艷  
而冠時援中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靡  
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踊躍乎若人魂翩翩而夕遊

梁江淹麗色賦曰夫絕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  
翠眉而瑤質亦顙瞳而頰脣灑金花乃蛭履颯綺袂  
與錦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  
譬焉影響而能陳故仙藻靈葩冰華玉儀其始見也  
若紅蓮鏡池其少進也如綵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  
陸離寶過珊瑚同樹價直瓊草共枝於是雕臺繡戶  
當衢橫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架虬柱之嚴麗巨虹  
梁之峻密錦幔垂而香寂桂煙起而清謐女乃曜邛  
鄆之躡步媚此里之鳴琴若夫紅華舒春黃鳥飛時  
紺蕙初軟頰蘭始滋不擊衡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蕊

涵詠吐辭笑月出於陳歌感宴草於衛詩氣炎日永  
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華勝風後欄丹柰前軒碧桐  
笙歌晚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  
照戶玉露暖天氣以濕兮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  
憶雜佩兮且一念憐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藍用  
之寶席必蒲葍之文館圖明月室畫浮雲言必入媚  
動必應規有光有艷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竒  
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覲其容非天下之  
至麗孰能與於此哉

梁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締文戚里馳騫士

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細

亭似

月嫵婉如春疑情待價思尚衣巾苦踰散麝色茂開  
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  
前中步襜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  
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  
媚垂羅曳錦鳴珥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膩露粧委  
露埋髮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賢婦人

毛詩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  
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  
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  
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  
宮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  
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  
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  
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又曰楚白貞  
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  
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  
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特

三年得充後宮執箕箒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  
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  
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又曰  
魯秋胡絜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  
而去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一美婦人  
方採桑秋胡子下車暑日苦曝獨採桑吾行道遠願  
託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  
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  
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  
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

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又  
 曰梁寡高行者梁之賓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  
 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  
 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  
 意妾聞婦人之義一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棄義而  
 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餘  
 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又曰漢中趙高  
 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修姑嚴酷無道小怒則  
 罵大怒則罰禮修恭承初無愠色曰  
 姑後知  
 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疾病其女  
 困却交

曰我困矣絕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絕後郡  
 內遭賊高死君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  
 身意氣烈決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  
 修慷慨至死為誓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  
 也為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  
 絕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  
 詐者多將人眾自往納幣靜乃逃竄詐劫其弟妹靜  
 懼為詐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為妾父而死是  
 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  
 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

之女字貢羅奇以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  
郡宰詩貢羅與父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青受遠  
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貢羅乃由徑道詣州白訴  
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又曰捷爲相登妻  
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入問度度引刀  
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謂之表心何  
悞復有斯言哉欲取刀割鼻左右救止又曰沛郡劉  
長卿妻者生一男字玉玉五歲而長卿卒懼見詢嫁  
既不歸寧兄弟時往防漸遠疑言不及付玉年十五  
死乃援刀割耳明已不二在喪側者無不感傷又曰

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  
奇以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  
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起我者不過  
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  
反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段氏之女名紀配性聰  
敏達於詩書進退閑暇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  
行割鼻告誠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爲紀配生  
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  
援刀斷指又曰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名榮升遊誕  
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

嘗不垂淚而言榮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為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還祭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濟行羊子慙而棄之鄰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號曰貞義又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適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與賊交通邸收族

之妻年少有邑太守客請以為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口無怨言郡吏及客憐更還救請免既得活乃自割耳久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其妻又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殺素  
詩晉傅玄秋胡詩曰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嫵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積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言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



宋顏延之秋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  
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替月  
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  
誰不顧弭節停中河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  
多若調密此金玉聲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已愧彼  
行露詩甘之長川溪

晉左九嬪班婕妤贊曰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  
進賢辯祝理誣形圖丹青各侔樊虞

孟軻母贊曰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  
効斷織教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狂接賢妻贊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謹妻亦冰清同味  
玄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荆武王夫人鄧曼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  
曼心映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追難

齊杞梁妻贊曰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  
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齊義繼母贊曰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  
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魯敬姜贊曰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  
明垂訓子宗厲發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晉滄鈕母孫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照於齟齬四教成於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蓬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碑**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人少履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寔備其體若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上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其身

**書**晉鈕滄母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曰瓊聞興資崇德聖王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公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殯喪殯半年彥奄亾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解 晉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聳京殞沒京兄弟三人相尋周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胤嗣之繼憐貨其父母之資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間三喪俱舉四節蒸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貧良屢聘誓而弗許守節窮居於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遺烈書于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亾行立而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其生於幽谷之中長於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

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已蹈茲四德折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揮令問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也

老

說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耄九十曰老

釋名曰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耆或曰凍梨或曰鯢齒或曰眉壽

易曰枯楊生萑老夫得其女妻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禮記曰百年曰期頤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憂

后氏以饗禮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曰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鮐背以引以翼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又曰晉悼大夫食輿人絳縣人或年長矣使問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

周諸師曠曰七十三矣

論語識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敬言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警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周書曰文王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遺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又曰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事申公時已年八十餘矣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見畝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也又曰楚丘先生被蓑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將我使而老哉使我投石拔距乎追車赴馬乎吾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

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華子露車二子出遊老  
載畚從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漢書曰馮唐以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

郎又曰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

復幸年百餘歲乃卒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

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東觀漢記曰馬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愍其老

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  
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

續漢書曰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粥玉

杖長九尺端鳩飾鳩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人

曰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垂白

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

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

先老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瀨鄉記曰老聃計其年紀時已一百餘聃無老耄之  
貌也

書文類身 卷之六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鬚生角長寸半

**詩**魏應璩詩曰古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

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又新詩曰

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羸羸醜人所惡拔白自

蘇沈

魏阮瑀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

行步益踈遲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

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髮髮終以皓昔為春月華

今為秋日草

晉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藥玄髮吐素華冉冉逝將老

此咄奈老何

梁范泰詩曰狂生竟何豫未云倏已老華髮飄悴容

苦慮栖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梁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淶池邊今如白華

樹還悲明鏡前

梁孔壽老詩曰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

至星星白髮垂

**表**梁沈約致仕表曰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

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敝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懸

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疎知止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  
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  
之災譬彼日昊假榮終朝踟躕夕景少觀盛化宅壤  
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

梁王僧孺爲韋雍州致仕表曰一旦攀附遂無涯限  
排雲矯漢飛捧待翼陸離蟬組照灼潘旗受服推轂  
執珪奉酌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况復還周  
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  
器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遙齒截  
漏迫鍾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夕陰

倏駛無幾葦蕩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向濛  
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鍾鼓儻惟蓋未親東  
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周王褒爲庠秋峙致仕表曰俛音赴曲操終則什傾  
身舉重刀殫斯斃何者日暮途遠前哲所以告歸漏  
盡載馳昔賢以之知退

陳徐陵爲王儀同致仕表曰尺波歸海恒歎不居爨  
火爲薪猶悲假續况復星迴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  
鍾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誠五陵鼎族家傳軒冕四  
姓鄉侯榮由恩澤雖虛名靡實世官非才年力方強



雖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月司春得奉萬壽之盃  
豫恭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  
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館

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  
齒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  
誠無所恨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望封酒泉郡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人部三 言語 謳諠 吟

言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  
述也

說文曰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毛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又曰無易由言又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左傳曰晉叔向適鄭黻篋惡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黻明也又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禮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又曰言不危行行不危言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大戴禮曰黃帝弱而能言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論語曰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釋之為貴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苛聲不入耳

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  
人與之言哉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  
之以言

鶚冠子曰趙武靈王問龐緩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又曰太尉周勃  
迎代王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又曰韓信當斬視滕公曰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

滕公竒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悅之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戟劍

吳志曰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

括地圖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之通萬里之語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

教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椽世號阮瞻

三語掾王君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

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謝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修鯤其若轍鮒視滄海

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翱翔又細言詩  
曰坐卧鄰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  
而九息

梁殷鈞大言應令詩曰噫氣為風揮汗成雨聊灼戴  
山龜欲持探邃古又細言應令詩曰汎舟毛滴海為  
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梁王規大言應令詩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  
入風而為氣吹四海而揚波又細言應令詩曰針鋒  
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蛟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  
難航

梁王錫大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迫不得伸於千里  
之木鱧橫海之鱗又細言應令詩曰冥冥藹藹離朱  
不辯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鍼孔而千日

梁張績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既竭日月俱騰置羅微  
物動落雲鵬又細言應令詩曰遨遊蟻目辯輕塵蚊  
睫成宇蟲如輪

梁沈約大言應令詩曰隘此大汎庭方知九陔局窮  
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又細言應令詩曰開館尺楹  
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

賦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

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稱曰操  
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  
士難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爲  
車圓天爲蓋長劔耿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  
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又小言賦曰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觀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  
並進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爲小言賦  
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垂溼塵體輕蚊  
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  
爲輿剖批槽以爲舟憑螭背以顧盼附蠖螾而遐遊

又曰館于蠅髮宴于毫瑞亨虱腦切蟻肝會九族而  
同濟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主比  
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景滅昧昧遺形纖於毳末之  
微篋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  
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  
小何如此之爲精王善賜雲夢之田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  
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  
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亨  
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

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  
折薛足以為權舫粒糠而為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  
羽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  
汔濟陟蟻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乎頭  
魏陳暄應詔語賦曰覈生民之要板實言語以為前  
樞機誠為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稱石  
人於左邊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痊唯諾  
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遼城  
嶮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魯連纒吐數句  
鄺子直御軍車息十重之縈帶賢百萬之誼誨至於

蘭臺靜秘華燭高明徐堪桂醕緩奏秦聲二三朋好  
數四才英既說前賢之往行重覩生死之交情扼腕  
抵掌攘袂盼衡當斯時也何者為榮欲同吃如鄧士  
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為守為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  
成名

贊魏王粲反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  
恥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迹一言之賜過乎璵  
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而言匪忠退有其謫  
歲晉蘇彥語箴曰孔子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  
赫胥之世大庭之治玄風陶鼓率直放志熙熙群動

無欲無事遠于三季奔競茲彰雷動風駭飛辯雲翔  
戰國紛擾爭霸稱疆爾乃遊說縱橫騁技時王銜刃  
懷毒吐膏示芳利動春露害重冬霜四紀若馳七都  
翦凶爰茲末俗扇風鼓颺先意承旨原情察鄉擯爾  
籩豆和樂且康

銘周太廟金人銘曰孔子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  
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  
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  
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  
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皎皎弗滅炎炎

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  
不札將尋斧柯

晉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  
書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  
事則後生何迷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  
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  
肆為臭蘭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  
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  
潤群生化隆北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  
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

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  
為傷悲則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出是  
以君子追而正之

論晉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問於遠衆先  
生曰世之論者以為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  
達識咸以為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傳之言才性  
莫不引此為談證而先生以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  
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  
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  
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為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

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  
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  
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  
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  
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  
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  
相與為一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為盡矣

謳謠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左傳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有賢令今爲史公决漳水兮灌鄴勿終古焉鹵兮生稻梁

史記曰曹參爲漢相因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又曰衛子夫爲皇后弟青責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趙中大夫白公奏川渠引涇水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如雲决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又曰馮立爲西

河生郡在職公廉與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  
民乃歌曰大馬君小馬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  
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漁陽太守開田八千餘頃勸民  
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  
爲政樂不可支又曰廉範字叔度爲蜀郡太守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範乃毀削先令但嚴儲水而已百  
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一襦  
今有五袴

新序曰延陵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

陵季子兮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謝承後漢書曰岑熙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枳  
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過之狗犬不驚足下生  
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  
君於戲在茲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  
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  
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又曰劉騶除縱陽長以病免  
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  
此下民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  
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卷之二十一

續漢書曰張霸為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謡曰棄我戟  
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  
錢君上封事遂上不發吏民愛敬乃誑曰我府君道  
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如愛如母訓如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  
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謡曰曲復誤周郎顧  
吳錄曰王譚字世容為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  
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王隱晉書曰王祥為本州別駕時人歌曰海內之康  
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又曰裴秀年十歲餘

時人謡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  
闓字道明蔡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  
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為桓玄所敗休之奔淮  
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為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  
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會稽典錄曰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誅鋤姦桀道不  
拾遺民歌之曰徐聖通為汝陰平刑罰姦宄空  
文士傳曰束皙太康中大旱皙乃令邑人躬共請雨  
三日水三尺百姓為之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

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長

殷氏世傳曰殷褒為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

知禮讓乃歌曰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

我子弟恥訟爭

車穎秦書曰苻堅時關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長安

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死隴城健兒乃謠曰

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又曰汲桑

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患不清涼斬扇者時軍

中為之謠曰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裘不

識寒暑者斬他頭

襄陽耆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曾不大醉而還

恒曰我高陽池中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

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酪酏無所知時時能

騎馬倒着白接羅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

世說曰郤超王珣並以俊才為桓大司馬所眷珣為

主簿超為記室叅軍超為人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

為之歌曰鬚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晉夏侯湛長夜謠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

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亭

稽隅以逍遙兮眇大虛以仰觀望閭闔之昭晰兮麗  
紫微之暉煥

晉湛方生懷歸謠曰辭衡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  
豈羈旅兮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新兮  
歲故氣慘慘兮疑晨風淒淒兮薄暮雨雪兮交紛重  
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  
壑兮凝互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戀  
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况君子兮去故鄉望  
歸塗兮漫漫眇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  
兮無梁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誰智者不我顧  
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  
一酌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矜許史  
再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  
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貊可同朝龍蠖非不屈  
鵬鷁但逍遙寄語號呶侶無乃大塵囂

吟

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  
悽歎也

詩經

卷之十九

三

藝文類聚

卷之九

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鹽鐵論曰曾子傷山而吟山鳥下翔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詠書記

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

所共害故宦塗不進作遊山九吟

蜀志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

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家田強古冶子力

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

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逸民吟曰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

追沐浴池洪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鬢黷

行露未晞遊魚群戲翔鳥雙飛逍遙博觀日晏忘歸

嗟哉世士從我者誰

嘯

藝文類聚

卷之九

七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化離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傷人聞之心莫不爲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爲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群臣莫有曉王意者伍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爲兵法人莫知其能

魏略曰諸葛亮在荊州游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善嘯聲聞數百步又曰籍常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擁膝巖巖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屹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彼乃斷然笑曰可更作籍乃爲嘯意盡退還半嶺嶺巔啾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嘯也

孫登別傳曰孫登魏末處邛北山中以石室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焉適見苦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嘲

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追爾而笑因嘯  
和之妙響動林壑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登對之嘯時不言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姥識其非常之  
人甚樂其歌嘯乃殺猪進之道真食猪不謝

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  
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  
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  
惡鼻呼不與言

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

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又曰劉越石爲胡騎所圍城  
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而  
去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  
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  
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答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廙至爾曰  
迅風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神境記曰滎陽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者有



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曰尋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  
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至峯見一人箕踞石  
夢書曰夢吹嘯者欲有求

詩晉陸雲詩曰逍遙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昔郭璞詩曰綠羅結尚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  
靜嘯撫清絃

賦晉成公綏嘯賦曰邈群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  
絕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雀尚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  
德之玄奧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

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燥起  
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  
風乎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  
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  
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  
瑟琴列列飈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  
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  
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詠而發散聲  
驛驛而響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晉殷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

歌以諧歡朗長嘯以啓路

**書**晉桓玄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為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為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山松峇桓南郡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屑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為徵此一至大疑嘯

歌所拘取

笑

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又曰笑言啞啞

毛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又曰兄弟不知啞其笑矣又曰載笑載言又曰宴笑語

左傳曰晉侯使邾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邾子登婦人笑於房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

叔孫使梁其跽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郟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僕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僕者御僕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

論語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又曰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四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此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解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

瑣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戲墜於牀而傷其脅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  
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又曰行不群以顛越兮  
又衆兆之所哈

呂氏春秋曰戎常寇關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  
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真  
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三鼓  
宮女皆掩口而笑又曰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  
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大笑曰始以薛公爲魁梧  
也然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又曰高祖奉玉卮爲太

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  
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  
笑爲樂

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匡說詩解人頤

蜀志曰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大笑而已忿怒不  
形於色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漚麻  
池共相撲打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  
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

聞耶孤往數得卿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又曰  
勒治門閤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  
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翥惶遽誤對忘諱向有醉  
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  
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  
葛亮領益州牧州爲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  
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欲不能忍况左右乎

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  
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誦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

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又曰陸雲好笑嘗著  
縑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又曰  
栢南郡盧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王簿在坐桓公曰  
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荅且大笑栢公曰王思  
道故能作大家兒笑

賦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  
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爲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  
於高宇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匈指掌亢  
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頽  
而復往或嘖臧俛首狀似悲愁佛鬱唯轉呻吟郁伊

重之身

音卷之

五

或携手悲嘯噓天長斗遲重則如陸沉輕疾則如水  
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  
毀賤傾倚叵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詭  
之巨觀也

